

Life is very difficult. You cannot always win...

訪楊騰芳醫師

黃啓原



簡歷

姓名：楊騰芳

學位：MD, M.Sc.

1956 年 出生於台中市

1975 年 進入台北醫學院醫學系就讀

1982 年 畢業，internship：馬偕紀念醫院

1982-1985 北醫附設醫院 resident，此時通過 ECFMG (1983) 及

FMGMES (1985) 考試資格

1985-1987 攻讀英國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醫學碩士 (Master of Science in Medical Cardiology, University of Glasgow, U.K.)

1988 花蓮慈濟紀念醫院心臟內科主任主治醫師

1989 獲得 Active Member of New York Accademic of Science

—— Some see things as
they are and say why?
I dream things that never
were and say why not! ——

楊騰芳學長，北醫第十五屆畢業，曾於馬偕醫院實習，在北醫附設醫院擔任住院醫師三年後留學英國格拉斯哥大學 (Glasgow university, U.K.)，專攻心臟電生理之臨床研究，兩年後得到碩士 (M.Sc.) 學位回國，現今任職花蓮慈濟醫院心臟內科主任主治醫師。由於台灣留學英國的人數比例上相當少，而且特別是歐洲醫學系統與美國又有很大的差別，所以此次特別訪問了楊學長，希望能給我們北醫的

人有所指引，尤其是有志出國進修的同學們。

現在本文就以“台北”，“英倫”以及“花蓮”三處，分別代表楊學長的北醫生活，留學研究及回國服務三個時期之介紹。

當你從北醫畢業的那一刻開始，你的身上就烙著北醫的印子，你一輩子無論用什麼方法的洗不掉……
—— 廖學時，北醫第一屆

由於楊學長的舅舅張哲三先生是北醫第三屆畢業生，現今擔任省立台中醫院實驗診斷科及消化內科主任，所以他對北醫自有一份濃厚的感情，也因此深知北醫的歷屆學長們在台灣醫界的地位如何。「從我考進北醫的第一天開始」楊學長語重心長地表示，「我就體認到身為北醫人，凡事就得靠自己，要盡早培養主動，積極之學習態度，不要等到老師、教授教了才去學習……」。

回想起北醫的生活時，楊學長表示他並沒有完全 fix 在教室裏，坦白說，他也常翹課，但是他仍將學習的觸角伸向四處，而位於南海路的美國文化中心二樓的圖書館及中央圖書館就是他常去的地方。在大一、大二時，他還曾到台大去聽憲法，甚至到清大聽分子生物學等課程，「去瞭解你所不懂的以及想要知道的，是我當時的想法，現在也是一樣」他建議說。「去多了解一下其他院校或是其他國家的大學學生之想法、態度 (藉由報章、刊物) 對我們將來的目標，可有更廣闊的視野」。

到了四年級，修了陳定堯教授病理課，他每個星期四下午 4 點半，都到台大醫院去聽 Clinicopathological conference (CPC)

，藉以更能了解病理生理之臨床應用，並一直持續到六年級。此外他也建議同學可以看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的 Case Reports 除了增加本身之 knowledge 外，還可以藉此比較美國的 CPC 與台大的 CPC 有何不同處，也不失為一種自我訓練之方法。至於 internship 那一年，楊學長則一言以蔽之 “lead a dogs life” 沒啥好說啦。

Recognition ignorance is safer than
the acceptance of a half-truth.

—— T.B.Dunn.

當被問到是何時決定要出國時，楊學長說他很早以前就有準備了，尤其是對當地的語言、風俗、文化及生活習慣等等，如果打算要去歐洲留學的話，則更需趁早準備，因為一方面當地與台灣之交流不多，資料缺乏；另一方面則牽涉到醫學制度及醫院體系不同的因素。「格拉斯哥真不是人住的地方」學長的目光透過眼鏡的鏡片凍結在遠處「那兒幾乎有半年是冬天，可是拜大 西洋暖流之賜，一月平均氣溫仍可達零度以上，有一次天氣很冷，室內空調已到極限了，我一看溫度計，正好是攝氏零度，難怪連馬桶都結冰了……」。

格拉斯哥大學在我們印象中，只是一個外國的專有名詞而已，它遠不及劍橋、牛津、哈佛、海德堡等大學能讓我們耳熟能詳，但是在西方歷史及工業發展過程中，格拉斯哥大學的畢業生幾乎左右了西方文明之發展，舉個例子來說，動力革命中的蒸汽機及化學的凱氏絕對零度 $^{\circ}\text{K}$ ，就是格校學生 James Watt 及 Kelvin 二人的傑作而醫學方面則有外科消毒法之先進 Joseph Lister 等人。談到格拉斯哥大學，令人吃驚的是，它創於西元 1451 年，相當於我國的明朝土木堡之變的第二年，歷史悠久，僅次於英國中部的愛丁堡大學。

由於食物（魚、馬鈴薯）及天氣的不易適應，所以說留學生涯是很苦的，楊學長感性她表示，當有一次降大雪，他在深及膝部的雪中抱著兩只大皮箱走路回宿舍時，真有點欲哭無

淚的感覺，但所幸值得的是，當地的研究環境及訓練的過程，讓他在精神上獲得了充分的飽足，他驕傲地說「我在此地的 training，可能勝過在國內四、五倍的時間所能得到的」不過，在所承受壓力及努力上也絕對不比四、五倍來得少。

楊學長在英國主要是 clinical cardiology 的 training 關於這方面的資格限制比較嚴格而且機會也比較少，比方說他們限制必須有二～三年本地（台灣）一年級教學醫院 or 醫學院附設醫院之住院經驗，加上歷年的成績單及教授推薦信……等等，若有 ECFMG or FM-GMES 者更佳（註：若欲前往美國作 clinical training 的話，前二者必須具備）他很驕傲地表示，是格拉斯哥大學醫學院所收的第一個東方人，而且是 from ROC。

第一年 training 中，主要是核子醫學，包括 $^{99\text{m}}\text{Tc}$, Td^{201} 及 Xe^{131} Perfusion Scan，項目則有 coronary artery perfusion 配合運動心電圖來測定病人之 heart function 及觀察 acute myo cardiol infarction or ischemia 時的變化，此外所有的 clinical residents 所作之工作。包括 P.E. echo, ccu, ... etc 均要參與。

第一年之 taining 結束後，有一項 clinical test，若 fail 則無法進入第二年之 taining. clinical test 包含二種測驗：long case 與 short case long case 則是他和一位病人只靠筆紙及聽診器，1hr 後考試人員會問他所作得之 P.E 結果。若 long case 通過了三位 p't 以上則算及格，而進入 short cose, short case 則是依考試人員之指定對病人作一些 P.E or clinical examination eg 聽診或作 EKG，再由所作之結果，問一些問題，short cose 則須過 8 位 p't 才算及格。

在此須強調一點，英國的考試採 “Satisfactory” 制，也就是考試人員不斷地 “電” 你，電到你答不出來為止，再依據你所答之內容，是否令他們 “滿意” 來決定，而且是 “all or none rule” —— 只要其中一位教授

對你不滿意，則 fail 矣！

好不容易過 1st 年之 clinical test 後，2nd 年的 schedule 包括 invasive 的 procedure 有：心導管及冠狀動脈攝影…… etc。

至於畢業論文方面則是選擇 20 個不同 subjects 之 case reports，其中每一個 case 必須 24 hr EKG 和各種 invasive studies，再加上每個 case 15 篇 references 才算完成。

最後的畢業考試，包含 6 hr 之筆試及口試，口試由四位教授（二位為格拉斯哥大學，另外二位乃外校聘請）主持，也是 “satisfactory” 且只要其中一位教授搖頭，則 diploma 就難保啦！

楊學長意猶未盡地說著，他很欣賞英國的口試——一直“電”到倒下為止，雖然有點殘酷，但是功力深淺一試便知，毫無投機取巧的方法，是很值得國內學習的榜樣。

如果同學們想留學的話，下列幾點不妨供作參考：

1. 當地語言、文化的熟悉。
2. 若一旦出國，就必抱有“不得學位，決不回國”之決心，否則不但容易半途而廢，而且沒有學位的留學等於是 sightseeing only！
3. 經濟能力之考慮，以楊學長為例，大約 100 萬台幣／年，若能考取公費留學或在當地 practice 則可省下許多費用，不過機會不大。
4. 原則上歐洲學位較不易拿，所以留歐之時間要比留美多出兩、三倍，故宜考慮清楚才好。
5. 資料來源：

a 美國：可直接前往南海路美國文化中心二樓之圖書館索取美國各大學及研究所資料和入學資格。

b 英國：幾乎沒有什麼門路，楊學長自己則是由期刊所載的資料，間接寫信去各大學詢問才得到的機會，但如果同學想去英國的話，可直接寫信到慈濟醫院給楊學長詢問

有關資料。

c 德國：德國文化中心（羅斯福路耕莘文教院）可能有些資料可得。

What is hardest of all to do?

What seems to you most easy.

To see Clearly your own eyes,

What your eyes lay before you.

— Goethe

回國後我有好長一段時間不太適應，畢竟要找一個與所學相同而且又要能繼續深入研究的環境是不太容易的，尤其是在國內。他帶著有些無可奈何的語氣地道出心中的話來。「我也曾經接到費城大學醫學院的邀請，但是我還是想回來」。當被詢問到在慈濟的工作狀況時，楊學長表示，並不是很理想，雖然物質生活很寬裕，工作量也不大，但是再進修，再研究的機會則很少，況且在花蓮的同事中，幾乎沒有我們學校的畢業生，所以孤獨與 isolation 是可想而知的……。與筆者暢談到此時，楊學長忍不住回想起在北醫及附設醫院的情形，他說：「那一段時光真好，我最欣賞王子哲主任的灑脫風度及“遊刃有餘”的俐落行止，另外還有他的鼓勵及介紹信，才讓我有勇氣和憑藉遠赴英國讀書」。他接著說：「我還非常感謝詹宏泰醫師，在我 R1 時第一次教我放置暫時性心率調節器，使我對心臟血管方面產生濃厚的興趣，實在是非常感謝他，至於在格拉斯哥大學的教授，則有 Dr. Ian Hutten. — 心導管啟蒙恩師，Dr. Peter Mac Farlane — 世界上將電腦應用在 EKG 上的先進之一，以及 Professor S.M. Cobbe — 他在 molecular level of electrocardio physiology 方面有獨特的造詣，執英國之 electrocardiophysiology 及 cardiac arrhythmia 之牛耳」。「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很想回來北醫服務」。他最後說：「送給你們一句話，它是 Professor S.M. Cobbe 在我離開英國時送給我的：

Life is very difficult . you cannot always win ; You lose some , you Gain some !」